

很珍惜有这样一机会,能够让我坐在家乡的图书馆里,回望我的读书时光。

每一个爱书人,都有一些和书相处的美好时光、一些影响和震撼你心灵的深刻记忆。在我的人生里,我和书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我们朝夕相处,惺惺相惜。书成了我每日的呼吸,它和我桌边随手取用的茶一样,是我

的日常和必需。我在脑海里回望我看过的那些书,那些书就像一棵一棵刷着阳光的树,在风里哗哗翻着亮片,蓬勃嫩绿。

我想说说博尔赫斯——二十世纪天才的小说家、诗人。博尔赫斯以其毕生从事图书馆工作的经历,载入世界文学史之页,被人们称为“图书馆作家”、“作家中的作家”。

1955年,56岁的博尔赫斯被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。在任命之后,他写下了诗篇《关于天赐的书》。诗中“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/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”一句被无数作家和爱书人引用的名言,集中体现了他对书籍和图书馆的情结。

树和森林

陆梅

从此,博尔赫斯坐拥书城,感受图书馆的神圣。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:在他得到了一座拥有90万册藏书的国立图书馆后,他却双目失明。“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/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。”他在《诗人·关于天赐的书》一文里如此叹息。博尔赫斯家族有失明的病史,遗传到他,已是第六代。



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,晚年却在图书馆里写下大量作品。那些数不清的图书和书架就在他身边,他从中获得灵感和精神的支撑。他的很多作品都和图书馆、书籍有关:《小径分叉的花园》《沙之书》《通天塔图书馆》即是其中的代表。

这位在书斋里神游的作家,也影响了中国很多作家的精神世界,比如余华、马原、格非、苏童等等以先锋面目走上文坛的作家。博尔赫斯也在他们的不断言说中被一再照亮。另一位法国作家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说:“我们真正的出生地是那个自己

于我来说,我的第一故乡就是我的书籍。”那么对我来说,我的出生地——松江,永远是我温暖的第

一故乡,是离开总还记得回来的生命出发地,是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。而书,我把它视作我的另一个故乡,纸上的故乡。

因为书,我也和图书馆建立了一般的感情。比如我曾在云南腾冲的和顺小镇,相逢一座古老的乡村图书馆。那真是一座有年头的老图书馆,中西合璧,花木扶疏,匾额上的馆名由胡适手书。这座图书馆的大部分读者是来自附近乡村的村民。他们白天劳动,晚上就来图书馆翻翻书,看看报,解解乏。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到这些被一双双田间劳作的手摸索过的书,它们被夜灯熏染过,被汗水浸润过,如果不是立在书架上互为倚靠的话,面目老旧得都散架了。但是这些书,是有灵魂的。

我还曾在东京上野的国立国会图书馆里逗留驻足。那里经常有一些主题

过去,乡间农田施肥历来以人畜粪尿肥、饼肥、堆沤肥、绿肥、土杂肥等有机肥料为主。所谓河泥肥是指河、塘、沟中的肥沃淤泥,也称“生泥”。

家乡崇明,岛外四面环水,岛内河沟纵横,江海潮汐挟泥带沙而入,形成淤泥沉积于河道中。因

展。我恰逢一个名为“绘本的黄金时代”的图画书展览。那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美绘本,安静古老地躺在书柜里,拥有着不同的脸孔、气息、故事背景、艺术家气质、一路走来的命运,乃至更多。你只有理解了这些,你才有资格去亲近它。我屏住呼吸,凝神细看,耳边回旋起一句话:一个民族如何选择文学,就会如何选择前途。

用一个朴素的比喻,如果一本书就是一棵树,那么一座图书馆就是一片森林。每一片森林,可能有不同的植被、海拔和生长样态。我们尊重每一棵树,我们同样尊重每一片森林。那么家乡的松江区图书馆这片森林,它的与众不同,它有别于其他森林的价值和特色在哪里呢?我想,地方文献馆就是它的特色。这是松江区图书馆这片森林的历史积淀。这历史积淀,有陆机陆云的《文赋》《平复帖》,有董其昌书画,有施蛰存、赵家璧、朱雯、罗洪等文化大家写下的

积河泥肥

郭树清

此,河泥肥来源广,数量大,成本低,能就地积聚。家乡农民历来有积河泥肥的传统习惯。乡间有句谚语称“种到老学到老,不要忘记河泥稻”即:种稻的最好基肥是草河泥,指的是河、塘、沟里的淤泥。

北风乍起的时候,地里的农活差不多都停下来了,可村民们却闲不住,于是,在寒风凛冽中,农人们赤脚穿鞋或在河底用长锹掘泥,或用泥络担子挑泥运泥。这忙碌的情景,给寂寞的冬日乡村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挖掘河泥肥是种力气活,大多是男人的活,一般总是不让女人和小孩沾边的。他们一个个扛着铁锹、担着泥络,使尽全力将淤泥用铁锹从河底挖出又用泥络担子挑上堤

当地时间2012年1月24日,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遭遇车祸去世,生命的旅程定格在76岁上,对于热爱他的影迷来说,这是一个悲伤的时刻。他曾经这样说:“如果有幸能选择自己的死亡,我愿意死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。”据说,他的死亡地点,正是临近他最后一部电影《另一片大海》的片场,海风、雨幕、迷雾,哀悼着电影大师的离去,也留下他永恒的背景。

安哲罗普洛斯并不算多产的导演,他的电影加起来也只有13部,我几乎收全了他的影碟;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,也不算明快流畅,有些似乎还艰涩难懂,但他确实是一个有特色的导演,绝对配得上“希腊电影之父”的美名。这个戴着眼镜、斯斯文文的老头,是一个哲学家,是一个历史学家,也是一个诗人,他植根于古老的希腊土地,血脉里流淌着几千年的文明,浸淫着不灭的神话、传说,举头凝望着大地、天空、海洋,用现代艺术精神,烛照政治、社会、文化,诠释时间、记忆、生命,用出色的影像,留下了一幅幅不朽的画卷。

作为一个电影旅人,安哲罗普洛斯不仅穿越历史,也穿越人类的心灵。“希腊近代史”三部曲《1936年的岁月》《流浪艺人》《猎人》和《亚历山大大帝》是历史脚步在当代的回响,而“漂泊(或沉默)三部曲”(《塞瑟岛之旅》《养蜂人》《雾中风景》)则聚焦个体生命的历程。作为一个电影旅人,安哲罗普洛斯更是毕生行走在影像的风景中,孜孜探求着别人不可替代的导演艺术:情节里蕴含着希腊神话原型(《重建》《尤利西斯的凝视》《悲伤草原》);主题上比如时间、追寻、边界、乡愁,具有形而上的意味(《永恒的一日》《鸬鸟蹁跹》《时光之尘》);画面上弥漫着诗意元素,我尤其偏爱蓝色基调的朦胧雾霭、缥缈山岚、迷蒙雨幕、静穆海洋;他独树一帜的长镜头,像诗的节奏,缓慢、凝滞、沉静,而固定机位摄

取的镜头,又像舞台,人物从画框外进出,平添想象空间……所有这一切,是安哲罗普洛斯留给我们的遗产,丰富而又独特,宝贵而又永恒。

在安哲罗普洛斯所有的电影中,我最喜欢他的“漂泊(或沉默)三部曲”。《塞瑟岛之旅》是关于放逐——还乡——放逐的电影:一个老游击队员,在外流浪32年回归故里,又被迫远离,历经半辈子等待的老妻问候丈夫“吃过饭了吗”的话语犹在耳畔,丈夫又将踏上漂泊的征程。“别忘了,旅行的时候又到了。风将你的眼眸带向远方”(但丁诗),32年的岁月,一切早已改变,老游击队员

不见容于政府、社会,但老妻决定陪伴在他的身边。电影末尾,蓝色的海面上,海水漂荡,雾气蒸腾,这对老人携手随浮樗飘向远方。如果说《塞瑟岛之旅》里老游击队员是被迫远游的话,《养蜂人》中的主人公,却是主动离乡。小女儿出嫁了,没有共同语言的妻

子和儿子要到雅典去了,海边的老房子要卖了,养蜂人携带着蜂箱将要踏上南方“花之旅”:莲花、三叶草、欧石楠、薄荷……还有陪伴在一起的女孩。但春天的原野和女孩,并不能改变养蜂人孤独的境况,承载着过去的重负,缺失了对未来的信心,养蜂人最终打开蜂箱让蜜蜂叮蜇自己而亡,这是一部比《雾中风景》更悲的悲剧。《雾中风景》是叙述姐弟两人去德国“寻父”的故事,虽然旅途屡遭磨难,最终是否找到父亲犹未可知。但结尾,他们越过边境,在迷雾中,还是看见了一棵树,一棵象征希望的树。画面里蔚蓝的天,蔚蓝的雾,绿色的草,绿色的树,还有姐弟俩拥抱大树的黑色身影,定格成了一幅风景。这是迷离的风景,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。

大美建筑

苏剑秋

计时的感觉融入绘画语言之中,显现了其独特构图和韵味。

这幅《开春时的土楼一景》便是其中的一幅。首先是福建永定土楼建筑对金泽光的心灵撞击,他读出土楼建筑的内涵和真率,也就是古旧弥新的建筑艺术散发出如诗如画的律动。如果没有几十年游历欧美的经历,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时眷恋,我以为是画不出这样含蓄蕴藉的作品。金泽光积聚了巨大的能量来研究建筑绘画。建筑被赋予生命。

人类文明发展至今,对人文精神的传承包括古建筑的保护十分重要。金泽光说:“全球各地的原生态建筑,都是绿色建筑。非洲的土坯建筑,中国西北部的窑洞,俄罗斯的原木建筑,爱斯基摩人的雪屋等等,这些建筑的特点是就地取材,与周边环境几乎浑然一体。”最近,他送我一本新书《巢语》。翻阅过程中对金泽光的创作脉系更加清晰。人们常说,绘画创作需要激情,我从他身上却发现了理性的重要。人们急需是心灵得到净化,绘画形式只是心灵净化的自然流露。是的,金泽光花大量时间来探寻世界各国的建筑语言,最终定格在中国传统文明上,做了文章。

金泽光的画现代感强但不失传统文化的清韵儒雅,能够做到这一点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协调。从作品中散发的气息,传递出的对西安古城墙的情有独钟。在平遥的浮想联翩,只见满城的灰砖青瓦和满街的画栈绣阁。老上海的石库门亦堪称经典建筑,水乡的摇橹声,都市中净地的鸟语花香,无不吸引着金泽光那怜惜的眼神。

回到绘画艺术话题,人的一生会有许多爱好,可作为事业来做的话,一生做好一件事便够了。金泽光在绘画艺术上寻到了人生最为重要的精神慰藉,墨韵线条之美尽在不言中。



开春时的土楼一景 (中国画) 金泽光

这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,伟大的但丁就在眼前。

这是一条幽静而古老的街巷,棕色的石块路因年代久远而呈黯灰深黑色,一幢如碉堡似的暗棕砖石房子耸立在眼前,在房子的一面最上方有两扇狭长的玻璃格窗,另一面也有相同的窗户,所不同的是还有两只弧形门楣装饰中各有一小一大方方的铁栅窗,中间是进出的门了。从外表看这幢房子平常而无特异之处,但,迎面向你一幅紫绿色的广告画中央橢圆的白圈中有一个头像,这是侧面的身穿大红长袍的但丁像,其下还有一尊不大的正面的但丁铜像,已泛满斑驳的铜绿,搁在从墙体中突兀的一块托石上。这分明便是但丁的故居了。这幢建造于中世纪的建筑,距今已700余年历史了。这是1300年的事了,这年夏天,但丁被选为佛罗伦萨的六执行委员之一,相当于

这座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。也就是说,这座建筑就是但丁的官邸了。应该说,当时统一的意大利还不存在,还都是一些四分五裂的地域统治,一座城市就是一个独立的地域。我无法在这篇短文中叙述意大利历史。简单地说,但丁1265年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,远祖是一位骑士,死于1147年十字军之役。但丁所处的佛罗伦萨当时政治派别有两个,一是效忠罗马教皇的盖尔非派,一是效忠于日耳曼皇帝的奇伯林派,两派互斗不止,但丁家族本是盖尔非派,后教皇获胜掌权此派又分裂成白党与黑党,但丁加入了不愿意接受教皇予取予求、一心要保持独立和自由的白党,与想借助教皇的势力,以复兴家族的教皇对立。但丁成了白党中的主要骨干。在白党得势时,但丁主事了这座城市。不久,但丁的厄运就开始了,这

时的但丁厌倦党派之争,前往罗马与教皇商定调解办法,中了教皇的两面之计,居然判决放逐但丁两年之罪。接着,黑党上台又在1302年3月判决但丁终身放逐,并言明假使佛罗伦萨土地上有但丁的影子,就要把他活活烧死。也就是说,但丁从此之后离开了这座房子,至死再也没有回到这座房子里。

但丁自此过着流浪生活,他的行踪莫测至今还是一团迷雾,他寄居过许多地方,据说还到过巴黎。他唯一的安慰就是读书和做诗,他无时无刻地思恋少年时代暗恋过的美少女贝亚德,他立誓:用从来没有立过的纪念碑去纪念她,再加上这段生活的痛苦、愤慨、忧伤等等艰辛与感悟,成就了他的不朽名著《神曲》。简单地说,《神曲》这首一万四千余行的史诗记述了作者一次“神游”地狱、净界、天堂三界的经历。

《神曲》几乎包罗了中世纪的一切学问。但丁还写了《新生》《论俗语》《飨宴》及《诗集》等著作,享年56岁。恩格斯评价说:“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,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,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但丁,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,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。”《神曲》是用意大利口语写的,对于统一意大利语言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然而,他的文字依旧难懂深奥,读这部充满着象征意义的“百科全书”必须忍耐。

在但丁的故居我还看到了一口石井,据说这是但丁饮过的井水,又见,游人簇拥路中低首而望,一摊水浇于路石,而显现一水溅人像,居然是但丁形象,一弯曲的鹰勾鼻尤为突出。

明天带你参观伟大的钢琴诗人肖邦的故居。域外名人故居



读碟

电影旅人

刘伟肇